

# 棲居的詩學

陳黎作品中的空間印象與人文關懷

許甄倚\*

有感於人類在工具理性的主宰、獨尊科技的意識型態下日益異化，如何回歸人類本真與尋求存在的非扁平性一直是海德格念茲在茲的目標。1914 年海德格記載，他被一個「地震」襲擊中，然而他所指的並不是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是他與德國浪漫詩人賀德林 (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 作品初遇的經驗。<sup>1</sup>賀德林的詩裡蘊藏著海德格終其一生極欲尋求的「救贖」。當海德格在思索西方文明所遭逢的危機、笛卡爾式理性主體的去身體 (disembodiment) 問題、現代人無所歸依的荒涼感時，賀德林的詩提供了海德格晚年討論「棲居」、「存在」、「空間」與「地方」這些哲學概念的靈感與指標。海德格用「詩意盎然」(poetic) 這個富有想像力的字彙來形容一種天人共存、主體可以安身立命的「棲居」狀態。所謂「人之居也如詩」(poetically man dwells)，賀德林的詩句被海德格引用，來闡述他心目中理想主體存在於世界的一種安適狀態。<sup>2</sup>這是一種非僭取式 (non-appropriative) 的認識論，一種外於傳統認識論暴力外的親密知識，一種如詩般的認識 (a poetic knowing)，這種非笛卡爾式的認識論 (non-Cartesian epistemology) 可將客體拉近，但又允許主體與客體間有距離；讓客體保持其神秘性、異質性，但也是因為主體願意承認客體的分離性 (separateness)，而非將之同質化，主體與客體才能達到一種「親密」(intimacy)。

對海德格來說，這種可以容納扞格，同時包容神秘與理解 (mystery and understanding)、近與遠 (near and far) 這種在傳統認識論當中屬於二元對立概念的知識，正是詩可以達到的神聖境界，而這種「詩意」的境界也是人「居」於這天地之間應有的認識論態度，一種去除我執、容納多元、反工具理性、非化約式的、萬物有靈的認識論。因此，「詩」的概念是一種人文精神的彰顯，是與「身體」分不開的，而不僅是「心」的飛翔、去肉身的唯心幻想結果。海德格指出：「詩的首要任務是將人帶回到土地上，使之歸屬土地，因此將人帶進棲居的狀態」。<sup>3</sup>

這種將詩與居做連結而衍生出對「存有」此大哉問的探索與反思，也出現在《建居

---

\* 國立東華大學英美文學系助理教授

<sup>1</sup> *On the Way to Language*, p. 78.

<sup>2</sup> “...Poetically Man Dwells...”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pp. 211-27.

<sup>3</sup> 英文原文為：“Poetry is what first brings man onto the earth, making him belong to it, and thus brings him into dwelling”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p. 216).

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一文中，<sup>4</sup>海德格認為現代人之所以常常感到生命的貧乏與無詩意，原因在於我們已和古代棲居藝術 (the ancient art of dwelling) 斷裂的結果。海德格從詞源學出發，如考古學家挖掘字的綿密古意，探討「建築」(building, 德文為 *buan*) 這個字其原本有機、神聖的意涵如何在我們所處的現代消失殆盡，原本與天地神人此四重性 (the fourfold) 相依偎的飽滿性如何在機械複製時代萎縮成僅以抽象圖像或量化的幾何為準則的「建物」。試想像一座橋：我們能夠說這座橋獨立存在，與周圍的天地神人毫無關係嗎？同樣地，海德格要我們講到存在時，一定要體認到人類鑲嵌於世界 (embeddedness) 的事實；然而，在這個神已死靈已逝的世界，科技被人類膜拜成為新的上帝，與天地神人切斷關係的結果，人也開始了靈魂無所依歸的命運。

二十世紀初科技理性的過度膨脹、現代人精神上普遍的無主狀態、大戰的無人性及殘酷殺戮，使得文人思想家面對此文明的浩劫，一種「去聖已邈，寶變為石」的感慨油然而生，也因此無不努力追尋與企圖找回失落的「原鄉」。從海德格、巴舍拉 (Gaston Bachelard)、盧卡奇 (Georg Lukács) 到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原鄉」的概念、冥想與追索，是與現代性的淪落有深刻的關係。海德格談人在大地上詩意般地居住、巴舍拉談空間詩學與記憶的「在地化」(localization)、盧卡奇談「回鄉」、班雅明談那種接近神秘主義的「光暈」概念 (aura)，都必須映照著現代理性過度發達以致於人類心靈和外部世界日益撕裂的背景來看。如今，現代性以全球化的新包裝襲捲全世界，那些二十世紀初思想家念茲在茲的存在問題在全球化的今日仍然是沒有獲得解決的，地方感 (the sense of place) 在全球化的均質浪潮中逐步地被蠶食鯨吞，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來唸花蓮詩人陳黎的作品，特別令人有暮鼓晨鐘之感。生長於臺灣東岸花蓮的詩人陳黎，家鄉花蓮在他的詩及散文中一直佔有中顯著的地位。本論文將討論陳黎作品中的空間印象，分析詩人如何將花蓮空間「肉身化」，使之變成一個在世性濃厚的「棲所」。

在詩集《動物搖籃曲》的後記裡，詩人寫到：「世俗難道不是我詩作最大的主題嗎？……我始終不能忘懷這地上居留的卑微和鄙俗。」當存在的「肉身性」(corporeality) 在唯心論的高蹈文化中總是被貶低為不入流時，陳黎「始終不能忘懷」個體存在是與世俗性、物質性、他者的肉體存有，有著唇齒依存的關係。詩人用身體來感受空間，將空間變成一種居所的空間 (inhabited space)，而非僅是幾何的空間 (geometrical space)。詩人化身為班雅明所謂的漫遊者 (flâneur)，晃蕩徘徊於〈波特萊爾街〉，觀察人情事故，體驗地方精神的遞嬗變遷。詩人「在街上看到許多卓別林」，心有所感地和這些卓別林模樣的人物深情邂逅，描述他們如何四處行走：地下道、市立醫院、紀念堂、公園的一角，都有他們的足跡。詩人的焦點在於人群如何把空間塑造成「家」或「居所」，地方的認同被併入與當地人群的認同之中。這些小城的卓別林們，「他們跟你一樣騎著落

<sup>4</sup>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pp. 143-59.

日、騎著白馬、騎著自己的影子上班」。詩人踽踽逡巡，漫遊間從小城的平凡裡挖掘驚奇，從卑微的角落裡瞥見存在的尊嚴；無論是木山鐵店的鐵匠、理髮店的山地女郎、雜貨店的「淚水祭司」、或是〈姊妹〉裡那對相濡以沫的女同志戀人，都被編織進詩人對花蓮的空間印象，這裡強調的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地方經驗，而非唯心式理性的瞭解。陳黎作品中描繪這種超越平凡的地方獨特經驗，俯拾皆是；這種超越的時刻，物我相看不厭的浪漫，表現了一種神聖的秩序。

文化理論家米歇·狄瑟鐸（Michel de Certeau）在其廣為人知的文章，〈在城市裡行走〉（“Walking in the City”），描述一種城市行走者所感受的觸覺性知識，這種非視覺獨大的體驗，是我們在如日常走路實踐（the quotidian practice of walking）當中，用來從事空間利用的感知方法。漫遊者用身體來感受空間，誠如狄瑟鐸所言，他們對空間的感知，「盲目地如同一對相擁的愛人」（as blind as that of lovers in each other's arms）。<sup>5</sup>心醉神迷的戀人，狂喜蒼然地纏繞在彼此的臂彎，如此充滿詩意的美麗意象，蘊涵所謂觸感視覺（tactile vision）的可能性，戀人的氣味、戀人的絮語，所纏繞所觸動的空間想像，乃是超越了笛卡爾式邏輯之中，視覺作為理解宇宙真理唯一途徑的思維。觸感視覺是一種較整體性的知識，拒絕視覺為獨霸感知方法，而是了解到人類感知能力（perception）的「混雜」（amalgamative）特性，是一種結合了生理心理、慾望本能、及社會建構成份的百感交織混合體。

詩人書寫家園的人情百態、街頭印象、地方感覺，用的即是這種狄瑟鐸所謂的觸覺性感知方式，如戀人般撫摸、聆聽、嗅聞愛戀對象，將在生活角落裡俯拾皆是的爱欲對象（可以是聲音，也可以是氣味）編織成詩。陳黎寫聲音，十分「前現代」，但這也是他迷人的所在。在〈麻糬〉一文中，詩人描寫街頭小販叫賣麻糬的聲音，這個聲音彷彿亙古就存在，因為，「花蓮縣誌上並沒有記載」，它是外於主流書寫歷史的一種邊緣傳統（minority tradition），一種母性的回聲（maternal echo），是一種「童年與鄉土的象徵」。詩人描述友人從異鄉捎來卡片，卡片上寫著：「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身處雪地的異國，午夜夢迴，還常常聽到那麻糬、麻糬哦的聲音。」

聲音與記憶，與土地，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雖然聽覺在笛卡爾式的感官階級分野下，總是被視覺所凌駕，然而聽覺暗示的是一種較古老、較母性、較貼近大地的感官知識，班雅明提到的一種被光暈籠罩、溫暖包裹的經驗，一種非自主性的反應（involuntary responsiveness），可說是與聽覺（aura/aural）有關的。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也曾提到，小群落中的社會關係，是奠基於較整體（holistic）的知識、親密感與口述傳統；相對地，都市裡的人際關係則是「視覺」成為壓倒性勝利。齊美爾談到：「大城市

<sup>5</sup> “Walking in the City,”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 93.

裡的社交生活，與小鎮比較起來，大多時候顯示出是『看』人而非『聽』人的」。<sup>6</sup>

也許是因為對視覺文化氾濫的反感，讓我特別喜歡陳黎描寫聲音的作品。除了〈麻糬〉以外，〈聲音鐘〉也是一篇描繪聲音的作品，陳黎妙筆生花地描繪出那些如同鐘一般準確出現的小販的叫賣聲：

他們構築的不是物理的時間，而是人性——或者更準確地說——心情的時間。就拿在蚵仔麵線之後出現的賣芭樂的老阿伯為例吧，那清脆、鄉土的叫喊雖然只有幾個音節，但宛轉有致的抑揚頓挫卻讓你以為回到了古典台灣。你聽，那一聲聲拉長的吟唱：「鹹——芭樂，鹹——甜——脆——，甘～的哦！」這簡直是人間天籟，台語的瑰寶——具體而微地把整個民族、整塊土地的生命濃縮進一句呼喊。如果你在心裡一遍遍學著，你一定可以聽到跟〈牛犁歌〉或〈丟丟銅仔〉一樣鮮活有趣的旋律。

這些叫賣聲建構出一種溫煦而充滿人情味的空間，而在這個充滿詩意的有情空間裡，時間的指針並非依循著冰冷的數字而旋轉，而是遵循著另類的、前現代的「心情時間」。早上是「豆奶哦，煎包哦，糯米飯哦」的叫賣聲，下午則是「芋粿，紅豆仔粿，紅豆米糕」，或者清甜可口的「杏仁露，綠豆露，涼的愛玉哦」。這些叫賣聲除了作為時間的指標外，也告知人們星期的分野與季節的遞嬗：

慢條斯理，喊著「修理沙發哦」的車子經過時，你知道又是週末了。賣麥芽糖、鹹橄欖粉的照例在星期三出現；賣衛生紙與賣豆腐乳的，都是在星期天下午到達。昨天晚上你也許還吃著燒仙草，今天你忽然聽到他改叫「冷豆花哦」——這一叫，又讓你驚覺春天的確來了。

這些令人耳熟能詳到習焉而不察的街頭聲音，成為陳黎召喚非自主記憶 (involuntary memory) 的一種觸媒。在另一篇散文「一萬枝李仔糖的春天」裡，從遠處傳來的「李仔糖哦！李仔糖哦！」叫喊聲，帶著作者穿越時間的甬道，回到十一歲的、十三歲、二十六歲時的自己。青春的記憶與過去的梦想被這個「銀亮的、童稚的」街頭叫賣聲喚起，如同普魯斯特書寫自己的味蕾與一種叫瑪德蘭 (madeleine) 的小點心不期而遇的經驗，同樣刻骨銘心，差異只在於，普魯斯特對貢布里鎮 (Combray) 的記憶是因味覺而起，陳黎

<sup>6</sup> "Sociology of the Sense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p. 360.

對童年的及往事的追憶則是因由聽覺的刺激而生。

藉由這種召喚性 (evocative) 的敘述，陳黎誘發出獨特的「場所精神」(genius loci)，這種如同莊子「齊物論」裡提及的所謂「人籟」，乃是陳黎書寫地方經驗的重要素材。在其他作品裡，聲音的母題，則是與語言、舌頭、方言、進而是與臺灣島嶼本身住民與歷史的混雜性 (hybridity) 相連結：如〈擬泰雅族民歌〉裡的五首民歌、〈聽江文也〉一詩裡多苦多難的臺灣音樂家，以及〈島嶼之歌〉裡色澤豐富如「調色盤」的聲音：

閩南話，客家話，  
山東，山西，河北話……  
泰雅話，卑南話，  
魯凱，鄒，邵，賽夏，排灣話；  
巴埔轆，洪雅，巴布薩，  
巴宰海，道卡斯，西拉雅，  
噶瑪蘭，凱達格蘭……

這些眾聲喧嘩的聲音，構成這個島嶼的移民文化及族群歷史，陳黎所呈現出的史觀，乃是一種包容式的，多中心式的，跳脫了以漢人爲中心的大歷史思考框架。

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在頌讚島嶼的多元歷史銘刻時，性別是一個很容易被忽略掉的盲點。性別的意識型態，極容易透過異性戀的神話而映繪在地景的描述上。移動能力 (mobility)、自由和冒險精神被視爲是極富男性氣概的一種空間修辭，而女性身體部位的性象徵，則在陽性文化主宰的空間寓言被他者化、土地化。比如說在〈花蓮港街·一九三九〉一詩中，詩人的男性凝視將空間陰性化成「爛靜如少女的小城」，有著「微微隆起的胸部」。這個性別化地景的問題，學者如奚密與劉紀蕙皆已提及，<sup>7</sup>在此無須贅言，我所要強調的是，在「肉身化」空間居所的同時，是不是有可能跳脫出陽物中心的觀視方法，而這也是一些女性主義地理學家一再探討、反思、辯證的問題。<sup>8</sup>

陳黎的文字是出自於對土地及居住於其上的人們的愛戀所灌溉而成的人文書寫，一種充滿親密性的空間詩學，這種棲居的詩學讓我們了解「地方」、「歸屬感」對人類的重要性，指出我們生活的地理並非只是空洞平板的地圖或地理座標，而是與在世的地方經驗有關。當飄渺感、無歸屬感、無重力感在全球化的今日逐漸成爲人類精神的常態

<sup>7</sup> 參見奚密的〈本土詩學的建立：讀陳黎的《島嶼邊緣》〉與劉紀蕙的〈燈塔、鞦韆與子音：論陳黎詩中的花蓮想像與陰莖書寫〉。

<sup>8</sup> 如 Linda McDowell 的 *Gender, Identity, Place*, Doreen Massey 的 *Space, Place, and Gender*, 以及 Gillian Rose 的 *Feminist and Geography* 及 *Writing Women and Spaces*。

時，我們必須了解到這種心靈的異化 (alienation) 與地方感消逝的關係。希臘文 *atopos* 意指「怪誕」(bizarre) 或是「奇怪」(strange)，德文所謂 *unheimlich*，英文所謂 *out of place* 或 *displacement*，這些字如果我們仔細探究，都可以發現「存在」的安適與否與「地方性」這種空間感覺的密切關係。讀陳黎的詩，有種強烈的回到家的感覺，而這種「家」的感覺，就是海德格所講的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回鄉」狀態，莊子所謂「天地與我同在，萬物與我齊一」的棲居意境。

## 引用書目

### 中文書目

- 奚密。〈本土詩學的建立：讀陳黎的《島嶼邊緣》〉。《中外文學》，25 卷 12 期 (1997 年 5 月)。
- 陳黎。《動物搖籃曲》。東林文學社，1980。
- 。《聲音鐘》。台北：元尊文化，1997。
- 。《陳黎詩選：一九七四—二〇〇〇》。台北：九歌，2001。
- 。《陳黎散文選：一九八三—二〇〇〇》。台北：九歌，2001。
- 劉紀蕙。〈燈塔、鞦韆與子音：論陳黎詩中的花蓮想像與陰莖書寫〉。《中外文學》，27 卷 2 期 (1998 年 7 月)。

### 英文書目

- Certeau, M. D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California UP, 1984.
- Heidegger, Mart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1971.
- .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 J. Glenn Gra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1968.
- Massey, Doreen.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4.
- McDowell, Linda. *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9.

Rose, Gillian. *Feminist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 and Alison Blunt, eds. *Writing Women and Space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New York: Guilford, 1994.

Simmel, Georg. "Sociology of the Sense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Eds. Robert E. Park and Ernest W. Burges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21.